

武俠長篇
奇情小說

鸚鵡武劍



中原書局出版
上海錦章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9620B

武俠奇
情小說

鸚鵡劍的卷頭語

武俠小說，本具有傳統觀念的英雄血液，所以適合低級興趣，尤其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古時所謂豪俠，現在目爲傻子的舉動，極易博得人們的好評。

我對於這些人的心理，往往起了一種很可奇怪的推測，爲什麼這種不合潮而又現在目爲野蠻的舉動，在這個二十世紀的文明人類中，居然得到同情，豈非人們的心理，有時亦和社會的趨向，大相逕庭嗎？想了半天，忽然明白起來，原來社會的趨向，是被動的，謬誤的，虛偽的，矛盾的，極惡的，人們的心理，是自動的，真假的，是非的，善惡的，理性的，武俠小說，所能得到人們同情的原因，就是有一種慷慨激昂，豪俠信義的氣節，其行爲多屬忠胆熱腸，天真至性，使人看到了，不覺自動的感動了至性，予以熱情，雖其中事實，多有不經，然亦不過張大其辭，故爲書中人烘托，讀者

當加以原諒，不可將作者的立意，一概抹煞。

鸚鵡劍一書，是繼續前集鳳凰劍編纂的，記敘一班草澤英雄，同情結合，抱定種族革命的精神，雖歷經種種的危險艱難，迭更環境，而同黨之人，沒有一個變更氣節，始終抱定宗旨，一致團結，百折不回，自離塵島起義以來，不數月即佔領浙海江淮各要隘，士氣蓬勃，大有席捲東南，直搗黃龍的氣概，不料台灣內亂，致失海防聯絡，與滿清可乘之機，因而失敗，殊為可惜，但這班人的義胆忠肝，真可爭光日月，編者不忍其事跡淹滅，特將其民族革命光榮，羅輯成書，資為紀念。

安吳半閒居士識

武俠奇情
鸚鵡劍目錄

第一回 航海國遺民作囚儻

驅夷狄志士興島邦

第二回 襲父爵郡王得寶

拜大士畢母添孫

第三回 表同情孤牝獨牡

施撮合引鳳歸凰

第四回 石上唱歌兒童慘沒頂

衙中認物外祖泣離魂

第五回 洞府遇仙人賜予寶物

觀中訪師父學習奇功

第六回 汜濫黃河三圩齊崩潰

逃生澤國二美頻遭殃

第七回 施悶香紈環遭暗算

聽祕事雲鳳訂良緣

第八回 往事觸心靈追蹤仇賊

來朝遇機會祝壽梟雄

第九回 俊丫環妙施脫身計

鐵道人憤激同情仇

第十回 血染全家掀波興浪

鈎開密室劃地留言

第十一回 探賊巢喜逢二美

入虎室怒殺衆兇

第十二回 處分不義財周濟患難

要求難堪事比試槍刀

第十三回 周飛發鏢傷巨寇

玉海舉喪召羣兇

第十四回 兩路英雄報告成績

一雙姊妹探悉行蹤

第十五回 拜靠山將計就計

會夥友說仇報仇

第十六回 白花銀買來假意

美人計探悉真情

第十七回 審慎周詳安排三計策

機緣巧合邀請衆英雄

第十八回 下迷藥醉倒雙兇惡

施暗器打傷八方神

第十九回 窮途寇驅兵反鬪

俠腸女發彈誅仇

第二十回 割首挖心撮土遙祭

白光浩氣循道尋踪

第二十一回 擲下定潮珠打落水劍

分解孽龍體修造戰船

第二十二回 兄妹鵲鴿相歡聚

鴛鴦福祿報佳期

第二十三回 離塵島全體會議

聚將堂大眾聯歡

第二十四回 喜氣盈庭廳前同來賀客

笑語傾座莊外忽到仇人

第二十五回 督署告密莫參將兵圍莊院

東郊追寇畢俠客劍斬妖姑

第二十六回 龍肝血毀斷蛇皮繩

電光劍飛斬螳螂臂

第二十七回 妒情女松林畢命

奇俠客電劍退兵

第二十八回 應聘約二島聯合

代決鬪雙方息爭

第二十九回 毀家財設計運餉

派戰船約定出兵

第三十回 佔松島建設堡壘

奪海門聯合陣容

第三十一回 插血誓師羣英起義

攻城克地各路進兵

鸚 鵒

劍 目錄

第三十二回

克清江聯軍北伐

四

取福建台將回師

武俠奇情
小說
鸚鵡劍

第一回 航海國遺民作囚儻 驅夷狄志士興島邦

在我國東洋海水中，有一個海國，名叫毗舍那，地勢很是雄偉，只因這個海國，乃是幾座島嶼，與大陸距離，四面海水汪洋，波濤洶湧，那時航海的船隻，都是靠着帆檣篙櫓，要遇着順風方能航行的，倘在中途風勢陡驟，這一隻沒有科學設備的航行器具，一任那洪濤巨浪，衝撞顛簸，那就無法維持，只好聽天由命了，因此這一個海國，雖只與中國一水相隔，却是老死不相往來，另有一個世界，却說毗舍那國便是台灣諸島，古時爲馬來人種的生番所在，直到明朝天啓二年，雖有一度佔領，因水軍力單薄，後來荷蘭人佔據，那時的中國士子，沒有世界知識，看見西洋人，眼睛是藍的，頭髮是金黃的，便叫他們是紅毛國人，台灣自從被紅毛國人佔據之後，他們

就在那裏大展其經濟侵掠的手腕，將這幾座島中的人民，都視爲俎上之肉了，所幸的是他們人數不多，島上的居民，到有百倍之衆，而內中還有許多遷居的中國人，在政治和商業上，也還有幾分勢力，所以他們還不敢十分虐待島民，島中的面積雖不十分廣大，而生產確乎可觀，常年有不斷的海產物，和島內種植的甘蔗荔枝以及各種農產物，又有密茂錦遠的森林，沿海岸居住的人民，都依靠漁業爲生；住在島內的人民，都依靠種植和伐木爲業，所以雖受荷蘭人的吮吸，好在有的是生產和勞力，到不覺得什麼生活困難，島中有個居民，姓陳名永華，乃是福建南安縣的生員，他的祖父陳思九，是一個航海的商人，他隨着祖父航海遊玩，歷年間往來於澎湖台灣諸島海洋的形勢非常熟習，不料有一次船抵台灣，貨物還未售完，忽然發生騷動，乃是島民與荷蘭人衝突，荷蘭人恃有火器，將島民擊敗，事平之後，荷蘭人以爲這一次變叛，顯有中國人的後幕，唆使島民反抗的，他的祖父如是乎便

被了嫌疑，便將他的貨物充公，並將他的祖父和他，一併拘禁在島上，他的祖父是個已經上了年紀的，經此一急，便生起病來，不多日子，就與世長辭，他這個時候的永華身在縲紲，舉目無親，幸而身邊還剩有賣貨銀子，便哭求獄卒購得一俱棺木，將他的祖父草草的入殮埋葬了，光陰似箭，永華已在獄中過了兩年，荷蘭國王因欲與中國通商，因此下令凡在台灣島的中國人，只要安分守法，不準本國人民嫉視，所有從前拘禁的中國人一律釋放，島中的荷蘭人接到這個命令，不敢違抗，立卽將陳永華釋出，並知道他懂得台灣語言，便委他當了一個通事，凡有中國人與島民發生誤會的事情，都叫永華辦理，永華雖受了荷蘭人的委任，因想道：我乃中原士子，堂堂七尺之軀，胸懷謀略，腹具才華，况祖父被夷人拘禁，驚駭致死，不思報仇雪恨，甘爲仇人作奴隸乎？無奈處於勢力範圍，無機可乘，不得不暫時屈就，趁著這個機會，好去連絡島民的感情，或者能借助他們力量，驅出夷人，那時就和他們

合作起來組成一個國家，這一來報了我祖父的仇恨，二來可以使我國的僑民，不致再受異族的虐待了，他想定了主義，從此便借着調處華民與島民爭端的事由，暗中連絡，台灣的華民和島民，都和他非常融洽，他也暗暗的欣喜，這一日打聽得鄭成功出兵江南大敗，退入廈門，養精蓄銳，再圖恢復明室，他想到鄭成功乃我朝卓卓的人才，忠勇蓋世，只因明室已亡，吳三桂尚可喜耿繼茂等相繼降清，使他孤掌難鳴，不得已暫據海濱，彈丸之地，以作負隅，但廈門地方單弱，餉稅歉薄，若無他處發展，豈不困死櫪下嗎？我何不前往勸他舉兵奪了台灣，作為根據地，在本島訓練兵馬，擴充武備，待時而舉，驅除異族，還我邦家，我想鄭成功必肯進納，我言啊，想罷，便更換了衣服，悄悄的出城來到海岸，搭了航海的船隻，竟往廈門而來，却好沿海一路順風，不數日便到了廈門，船抵了埠，他便上了岸，一直進城來，到鄭成功府署，便向府前守衛的兵士道，我乃紅毛國的通事陳永華，現有履歷在此，相煩呈上。

千歲說我有機密事求見，衛兵向他全身打量了一番，便道：請在此等着，待我寫上去再來回復你，說着大踏步向裏面去了，不一刻只見前回那個衛兵匆匆的跑出來道：千歲爺有請啊，永華便隨着那個衛兵轉灣抹角的走着，不一刻來到一所大廳，兩傍刀劍明亮，衛護森嚴，場上坐了一位相貌堂皇威武不凡的將軍，瞥見衛兵領了一個儒者模樣的人，他便起身拱手相迎道：不知先生到此，有失遠迎，萬乞恕罪，陳永華見他如此謙恭下士，連忙作了一個長揖道：一介遺民，不幸羈身夷狄，聞千歲兵敗江南，有志恢復，特來獻計，成功忙請入坐，便問道：先生不嫌航海之勞，遠來賜教，敢問計從何出呢？永華道：廈門地小而瘠，決非能圖大事，據生員愚見，不如攻取台灣，作爲根據地，然後養精蓄銳，徐圖中原，方爲上策。況且台灣在老千歲在日本，本是千歲的領土，現在紅毛國喧賓奪主，千歲爺如有意及此，生員願爲鄉導，成功聽了大喜，便命兒子鄭經同眷屬留守廈門，自己牽領大部兵馬，用了許多海船，

由陳永華引導先取澎湖，那澎湖乃台灣の咽喉要道，向例海舶往台灣，必須在澎湖換船，這時恰逢潮汎，海水暴漲，成功乘勢渡海，來到台灣，用炮攻城，不料那台灣府城，乃用亂石疊的，高有數丈，况又經過火燬，年深月久，石頭化爲石灰，結成一塊，所以異常堅固。成功雖猛力攻打數日，着實難下，永華便獻計道：城中紅夷不過千餘人，其餘是中原所遷之民，和本島的人民，倘要攻破此城，生員却有一計，因爲生員在本島充任通事，華人和島民，都與生員非常融洽，只須寫幾百張字條，兒上面寫着陳永華領來天兵，招降本島人民數字，命善射的弓箭手，射入城中，包不上三天，城中必生變動了，成功聽了大喜，便命人寫了招降的字條數百張，選了幾十個善射的弓箭手，將字條折成一個勝子，挈在矢頭上，滿引了弓弦，嗖嗖的射入城中去了，城中的人民，里然接到了矢上的招降字條，多半都和永華預有契約的，首由中國的僑民登城，豎起降旗，城中的島民，一齊響應，這時候，臺灣知事哥依得，是荷

蘭國派來駐守的，雖有兵數百人，無奈民心已變，寡不敵衆，又遠遠望見成功的兵馬衆多，料知自己決難抵抗，欲想退走，却又恐成功從後面追襲，正在心頭慌亂的當兒，忽見海中擁出一條大鯨魚來，定睛一看那裏有什麼鯨魚，只見成功穿了前明的制服，峨冠博帶，直立在一隻大海船上，親自彎弓，把箭直向哥依德射來，說時遲，那時快，這一隻箭不偏不倚，正射入哥依德的頂門，結果了他的性命，紅毛國的幾個小兵，早給城中的人民，砍瓜切菜的，殺得一乾二淨了，成功舶近城下，城門早已大開，人民紛紛出城迎接，成功便率隊入城，台灣全島，統歸他掌握，他把台灣府城改爲承天府，組織政府，興農業，修兵備，定法制，健學校，居然是開國的規模，便封陳永華爲軍師，又派人到廈門，迎接前明魯王朱以海到台灣，築了許多大府第，安置許多前明的宗室和遺臣居住，便有那甯靖王衍桂，率領宗室遺臣來依成功，那衍桂乃朱太祖九世孫，國亡以後，久在福建隱居，現見成功得了台灣，又因成功依

舊奉了前明永歷帝的正朔，料他並無篡逆之志，所以號召宗室遺臣，率領家眷渡海而來，成功便分給田畝，使他們耕種自給，倒也異常敬禮。又因臺灣島孤懸海中，須守門戶，方保無虞，便聽從永華的計策，命自己妻室董氏偕同兒子鄭經，仍守廈門，族弟成業留守金門島，相與犄角，又遣使斐列賓諸島，求聘向西班牙國，以作外交上的後援，抵制荷蘭國。這時的臺灣島，自經成功和永華治理以後，不上數年，已是夜不閉戶，路不失遺，加之逐年來島中風和雨順，物阜民康，大有那指顧之間，恢復中原的氣象。那知好景不常，這一日成功正與永華談論恢復中原之計，忽覺身體不適，霎時間天昏地暗，兩眼向上一翻，險些跌下座來，幸有侍從架着，扶入內寢。永華忙請大夫入內診視，只見成功昏昏沈沈，兩目緊閉，大夫看過了脈，擬過了藥方，對永華道：「于歲爺的病狀實係肝火上炎，沖犯腦部，全由憂慮操勞過度所致，勢甚危險。永華知道成功的疾勢沈重，一面着大夫設法醫治，一面預備一切，連日布

置各事，目不交睫，覺得十分疲勞，意欲伏几假寐片刻，忽見內侍慌慌奔道：「千歲爺病危快請軍師入內有言囑咐。」永華立刻隨着內侍來到內寢，只見成功面色慘白，兩目神呆，喉中痰聲呼呼作響。永華便呼道：「千歲爺啊，永華在此，成功忽然張口道：『先生先生啊，我將永別你了，不過大明江山未復，死有餘憾。能知我者乃先生也，能繼我志者亦惟先生也。』一切後事盡託與先生啊。」言已，唉的一聲，雙目緊閉，氣息已絕。欲知成功身後之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襲父爵郡王得寶 拜大士畢母添孫

却說鄭經自從奉了父命，令他和他的母親董夫人留守廈門，部下將士個個聽命，歷年來相安無事。這日正在後堂，問他母親董夫人的安，和他母親商議要去台灣問候他父親的病，忽有侍從報道：「台灣千歲爺駕薨，現在有使命前來，請少帥和

老夫人速往承天府奔喪，鄭經和他母親董夫人聽得成功駕薨的話，不禁號咷大哭，侍從引入來使，勸住老夫人和鄭經的哭，來使便一面將成功逝世的情形告知，一面催他母子動身，鄭經和他母親董夫人帶領隨從人衆，乘海船前往臺灣不題，且說軍師陳永華受了延平郡王鄭成功的遺命，率領大小百官辦理喪事，命大將軍劉國軒率兵巡邏四城，維持秩序，又命本島百姓全體帶白誌哀，衆百姓聞知千歲爺駕薨，無不流淚，諸事完畢，鄭經和董夫人已到，永華和國軒急忙率領百官迎接入府，即奉鄭經襲爵延平郡王，此時的承天府，文有軍師陳永華，武有大將軍劉國軒，到也政治清明，民心悅附，這一日延平郡王鄭經正與軍師永華在府內議事，忽見大將軍劉國軒領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後生進來，穿着一件月白縐紗夾袍，顯出裏面一條湖色縐紗褲，一雙白地蓋花的校雲鑲鞋，配上一雙纖塵不染的漂白布襪，紮着兩個褲管，看去雖像是滿清服裝，但袖大寬博，仍然束髮未冠，面白唇紅，

眉清目秀，文雅之中，還有一股英俊氣概，只見他走到廳上，向鄭經施了一個長揖，說道：「千歲在上，童子拜見。」說了，又向永華作了一個長揖，立在一旁。劉國軒道：「這位小英雄，姓畢名鶴年，乃河南杞縣人氏。前日我往諸島巡閱海防，只看他和一個老者同在黃海的巨浪中，踢着波濤，追趕一個怪物，那怪物見他二人追趕，便故意向水中一蹲吼的一聲，掉轉頭來，掀起洪濤千丈，要想借着水力來一個回馬鎗法，意欲將他兩個人衝倒水中。那個老者那不愧不忙，用手一指，霎時波濤降落，海水平靜，他立刻一張口，却有一道白光，向水底射去，不一刻海中猶如天空的霹靂，震動得山嶽搖撼，一條金黃色的怪物，浮出海面，海水都給他染紅了。我正在驚駭之間，忽聽那位老者向我招手笑道：「將軍不須驚駭，此物我已將他殺了，合該與貴郡王有緣，我不免就將此物奉獻與貴郡王，藉圖大事罷。」說着，便將腰上一條大帶解下來，將那條怪物的嘴穿了，他又道：「鶴兒，你可把牠帶下去奉獻郡王，做一點兒小小。」

的驚人之事啊，說罷，一踊身離開海面，瞬息就不知去向了，我便和這位小英雄來見千歲呢。郡王鄭經和軍師永華聽了，急忙下位，攜着鶴年的手一同入座，拱手向鶴年道：荒島何幸，得蒙小英雄光降，况又賜寶物，感拜之至，但不識此物何名，何故要殺他，現在何處，將來竟作何用，乞望一一指教。原來畢鶴年，乃是開封府人，畢貴的妻室程氏所生，程氏懷他在身，僅有四月，她的丈夫便已去世。（見芙芙劍第十九回中）她和她的婆婆還有一個女孩子，名叫小英，一家老小三口，靠着她十指做活，維持生計，不料被鎮上的青皮黃大，串通青皮錢四，假造借據，叫錢四去向程氏逼索，程氏拿不出錢來，他就強迫她嫁給黃大，她們婆媳二人正在啼哭之時，忽遇着羅璇珠到來，將黃大打跑了，救了程氏，又將程氏和畢母連同小女孩一共三人，送往杞縣，住在畢母的兄弟尤興家中，又送了三十兩銀子給尤興做小本生意，維持她們的生活，後來畢程氏產生一子，便是畢鶴年。但是畢鶴年怎樣有這種本

領，又怎樣來到應天府呢，說到這裏，少不得，要將他的經過歷史，從頭至尾交代一下，却說畢程氏同畢母和她的女孩小英婆媳母女三個人，自從來到祀縣依靠她兄弟尤興度日，幸得羅璇珠贈送尤興的三十兩銀子，每日由尤興去到舖子裏販些日用的雜貨，去到鄉村售賣，將所賺的錢文，買些油鹽柴米，回來，維持一家的生活，尤興本是一個誠實可靠的人，所到的鄉村，他沒有一次拿差貨來欺騙人家，無不抬高價錢，來詐取人家，因此人家都知道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賣貨担子，有好事的，把他起了一個混名，叫做尤天知，就是誠實好人，自有天知的意思，（尤與有本是同音）因此各鄉村裏的男婦老幼，沒有那個不認識他的，所以他不論到了那個鄉村，貨物到不愁難賣呢，閑話休敘，如今且說畢程氏住在杞縣忽忽已有半年，這日正是二月十九日，俗稱觀音娘娘生日，婦女們多半信佛，在本城不多遠，有一座觀音大士庵堂，庵內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尼姑，帶着三個中年尼姑看守這

座庵堂，平常沒有什麼香客，僅靠附近幾十畝田產維持香火，鎮日到也清閑，這位老尼姑除領了諸尼誦經禮佛外，簡直沒有一些兒事做，到了這日，少不得也要將觀音堂打開了，供上香花，好教各方施主來進香了，却說畢母自從她的兒子畢貴死後，便吃了一口長素，因為這座觀音大士庵就在本城，而且不遠，她便向陳氏道：我兒啊，今天是觀音大士生日呢，我自信吃了長素，還沒有拜過大士，我想今日去到觀音庵進香，求求娘娘，大慈大悲，賜我們一個後代啊，說着竟提了香籃走出門去了，畢程氏自從畢母到大士庵去後，不一刻覺得肚裏有點微痛，暗想道：我的身孕已經臨月了，莫非早晚就要生產嗎？婆婆進香去了，尤舅舅又往鄉村賣貨，萬一動作了，卻沒有一人在家照應，如何是好呢？我不免將各事預備備備，待他們回來時，也不至臨時着慌呢，正在想的當兒，忽見畢母笑嘻嘻的提了香籃回來，籃內還有七個棗兒，一進門便說道：兒呵，我今天好兆化呀，我到了庵裏進過了香，那個老

師太留我吃了茶臨來時還給我一把供在大士座前的棗兒呢，你快些吃了，好生了一個寶寶啊，說着便將籃內棗子檢了兩個，向着畢程氏口中送來，畢程氏欲待讓時，不料這兩個棗兒竟送入她的口內，畢母道，兒啊，你快些吃了罷，不要吐出來弄髒哩，畢陳氏無奈，祇得吃了，說也奇怪這兩個棗兒吃下肚之後，不覺一震痛，委實支持不住，急忙回至房中，倚着牀撐住腰幹兒，上下牙齒直咬得軋軋有聲，畢母知道快要生產，便去拿了盆子，叫畢程氏坐着，不一刻果然呱呱墮地，產下一個雄偉的男孩，畢母竟喜得眼睛裏流下淚來，畢程氏雖在坐蓐中，亦非常快慰，直將萬難愁懷，早拋到九霄雲外，這時尤興也回來了，聽到畢母添了孫兒，自然代她歡喜，她便將帶回來的油鹽菜素送到廚房裏，忙到街上買了五斤大麵和些酒肉之類，以便請隣居人來吃喜麵，正向回家的路上走來，冷不防背後有人向他說話，他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却是一位老者，年約五六十歲，布衣博帶，雲履綸巾，鬚眉斑白，兩

目有神，笑向尤興道：「恭喜恭喜，他便轉身問道：『老丈恭喜爲何？』那老丈哈哈大笑道：『貴府已獲麟兒，不令我知道，可是怕我問你討喜麵麼？』尤興道：『實不相瞞，我家適間添了一個外孫兒，不知老丈何以曉得？』那老道：『觀音大士庵裏的老師太，拿了菩薩的供棗兒，送給令姐，我就知道你家要生貴子了，說罷，又呵呵大笑。』尤興心想：『我姐姐到觀音進香，老師太給了她四棗子，拿回來給甥媳吃了，她便腹中震痛，產生一子，這句話是我姐姐暗下對我講的，並設有別人知道，他如何就曉得呢？』料想有些來頭，我何不請他到家，吃一碗喜麵，一來是順便人情，二來也可以試探試探這件事的奇怪咧，如是便向那老者笑道：『老丈，你說得那裏話來，我恐怕接不到呀，如不嫌棄，就請到舍間，佔一佔老丈的福氣好嗎？』那老者笑道：『也好，也好，他便隨着尤興一路走去，不一刻便到了門口，尤興把門敲了二下，裏面的畢母便答應着開了門，尤興便請那老者進去，來到堂屋裏坐下，向畢母道：『這位老丈是一個神仙呢，我

家添了孫兒，連鄰居都不曉得，他到完全知道了，便將在路上和老丈說的話，對畢母說了，畢母很是詫異，便對老丈福了一福道：「寒門不幸，夫君與我兒相繼去世，遺下孤孀婆媳，避難到此，目下雖託庇添了一個孫兒，幸繼畢氏宗嗣，只是這個遺腹子，方才出世，已不見他的父親有半年了，言至此不覺兩眶都紅了，老者忙安慰道：「忠厚之人，終有好處，今日添了孫兒，也是天賜你的啊，但是老漢與府上向無瓜葛，如今却不揣冒昧，意欲令孫繼給與我膝下，不知可允許否，言罷便想懷中取出一個玉瑣兒，遞與畢母道：「這件東西，乃是通靈之寶，送與令孫配帶，不但可以鎮壓邪魔，還能逢凶化吉呢。」畢母連忙謝道：「多蒙厚意，不嫌老身婆媳寒微，使小孫兒得攀福蔭，如願已足，又承惠贈寶物，教老身如何感謝呢。」老丈道：「不必客氣，此事也是有緣，後去正長，請你收下罷。」畢母便將玉鎖兒接到手中，忙問道：「請問老丈尊姓大名，仙鄉何處，不知因何至此，又這樣能知道大士庵的老師太給我的棗兒，以及我家

添了孫兒呢。老丈道：「老漢名叫飛雲子，乃峨帽人氏，雲遊至此，因在三元觀修真有年，少悟道術，所以略知你家的事情，只是此兒命帶剋星，長大之後，還有一番驚人的事業，但怕婆婆和令媳都不能看見呢，不過到那時自有他的遭遇，請你也不要慮得。我現在替他取個名兒，就叫鶴年吧，因為我名飛雲子，他便是當年的雲中之鶴啊。後會有期，我此刻就要走了，說罷，便起身走出門外。尤興和畢母均不及挽留，霎時已不知他的去向。列位看到這裏，便要記起那鳳凰劍中的飛雲子。玄濟了他自從在大同飛蟒嶺遇着鉄奇龍，又看見奇龍得了一把七寶鳳凰劍，便把奇龍收做徒弟，帶同峨帽三元觀，教會了九宮神玄劍法，就叫奇龍下山，好好的走正路幹些事業，不料奇龍仗着這一把寶劍，和一身武藝，居然致身富貴，到後來竟改變了性質，壞了心術，攻打飛蟒嶺，失落了七寶鳳凰劍，又去峨帽三元觀求他，他知道奇龍做了清庭的官，要摧殘飛蟒嶺衆義士，便將奇龍叱走。後來得知奇龍被兪朔兒

殺了，他才一顆心定了下來，從此以後，他便常常的懊悔，不該大意，錯收了這個沒來由的徒弟，他想到這裏，便自言自語道，唉，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天下之大，難道就沒有賢者嗎？我從此必須雲遊四海，細細訪求一個純潔心田人來，從基本着手，把我所有的技術，盡行傳授與他，好教他在世界上，做一番大義驚人的事業，補我的過失，豈不是失之東隅，還可收之桑榆嗎？說罷便離了三元觀，由峨嵋經往成部重慶，又逾湘江洞庭過夏口一路留心物色，竟沒有遇着一個合意的，這一日到了河南地界，心想道，河南不是東周時的趙國嗎？燕趙多慷慨之士，我何不在此邦多遊歷幾處地方，或者能如我願，亦未可知，想罷，他便信步前進，朝行夜宿，一路經過開封洛陽，無奈都是劫後城池，人民逃散，而况山河改變，人事全非，雖是各處遊玩數日，却毫無興趣，竟把滿腔的熱望，化爲死灰，他便無心再在河南境內勾留，意欲往魯省試訪，因此，他離了開封地界，一直向東行走，這一日來到杞縣，遠遠望去，但見

城池古老，民風樸素，便暗忖道：不料這一個小州的縣城，到還有點山河雖改，本性不移的氣概呀！你看這些來來往往的人民，誰不是穿着舊時的衣服，到不曾忘記祖宗啊！我何不進城去盤桓數日，或者能達我目的呢？想了，便隨着路上的人進了城，也不尋找寓處，只向大街上走着，忽一抬頭，看見迎面來了一個老年婦人，手裏提着一個香籃兒，裏面還有些香燭物事，自言自語道：真是奇怪，她不是已經臨月了嗎？怎的到於今還沒有動靜呢？我這來求求菩薩，保佑她早晚產一個男孩下來，那就是天老爺不負我畢家兩代的孤孀啊！說着竟向左邊巷道裏走去了。雲中子聽了，頓時觸動心靈，便在袖中占了一課，點首道：着了，着了，原來只在今日未時生產，此兒乃是天德坐命，將來是一位大義英雄，正是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却在這裏遇着哪！他待那老婦人燒香回來，便暗暗的隨她後面走去，那婦人也不在意，到了門口，便進去了，他望了一望，便走到左近的一座茅亭中，坐了。

下來，大約有一個時辰。只見她家走出一個中年男子，右手提着籃兒，左手中一個酒壺，匆匆的向大街走去，他便站起身來，暗隨那男子後面，又見他買了酒菜大麵之類，知道已經誕生了，所以就在尤興背後說話，才到畢母家來，欲知畢鶴年出世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表同情孤牝獨牡 施撮合引鳳就凰

却說畢母自從她的孫兒生出之後，身體却漸漸衰了下來，不上兩年，竟一病逝世，接着畢程氏和她的孫女小英都已死了，這時的畢鶴年才只有三歲，雖不用吃乳，但是沒有母親的孩子，落在他的舅公尤興手裏，衣食寒暖，四事總不能像他母親待他那樣的體貼，而况尤興這兩年連遭喪事，爲着他姐姐和他外甥女的衣衾棺木，所費很是可觀，雖是仗着前幾年生意，有些兒積蓄，但到了此刻，也就所剩無幾。

了，閑話休敘，且說尤興自從他姐姐和他外甥女去世之後，只家中有他和他的外甥孫兩個人，很是寂寞，他要想往鄉村做生意，單將外孫一個人放在家裏，却無人照管，要帶他一同出去，又不方便，思前慮後，實是無法處置，正在爲難的當兒，忽然他的鄰居王老三到來，問道：尤大哥，你怎麼不出門做生意呢？照這樣老是藏在家裏，怎樣得了啊？尤興道：王三哥，你還不知道麼？自從我家姐姐和外甥女去世，家中只有我和外孫兩人呢，況且他才只三歲，一切都要我照應，我出入都要帶着他，一刻兒也不能離開，那裏還能出門呢？王三道：難怪尤大哥這幾天老是悶坐在家裏，却原來爲着這件事啊，我從前曾對你說過，教你弄個家眷，你總是說担負不過來，不願意弄人，要是早年娶了一個家眷，現在這問題，不就解決了嗎？我今天到你這裏來，就是替你籌劃這件事情啊，尤興道：王三哥，多蒙你的好意，但是我決不願意娶人啊，王三道：我這次來不是教你娶人呀，是因爲我有個遠親，就住在本城小東

門她是一個孀居，夫家姓陳，人都叫她陳嫂子，現在不過將近三十歲，她有個娘，去年死了，她又無子女，就是一個人，家裏到還可以過得，只是沒有一個男子照應，總有些被人欺負，因此她要想招一個男人，帮他照料家務，本城的人知道她家道狠好，有的垂涎她的家私，便託媒人去撮合，但是她狠不以為然，她總要訪一過誠實可靠的人，做她的伴侶，許多人見她這樣的苛求，也就不轉這個念頭，媒婆見她這樣的難說話，也都不敢問津，因此遷延到今日，還沒有找着一個合意人呢，我前天到小東門有事，順便去探望她，看見她家中只有她一個人，就問起來，方知她的婆去世有一年多，和這回事情，我不知怎的，就將你的情形告訴她，她很驚異道：世上竟有這樣誠實的人嗎？那有因為要照應親戚，擔負人家生活，自己到不成家嗎？我不相信呢，我道這不是我一人知道，便是城西的左鄰右舍，沒有那個不曉得的呢，你要不相信我的話，你可去城西訪問，訪問便知我這話是實在了，她道：要是真有

這樣的人，我還有什麼不願嗎？不過這話究竟是你的意思，你那個朋友，未必肯來就我呀。我道：這話的確是我的意思，我那個朋友現在還在鼓裏哩，我可以回去問問他，成不成到沒有關係的。她道：那末，這件事就重託你了，我答應了，回到家裏，滿望遇着你順便問問的，那知道你老是躲在家裏不出來，你想這件事，既是我的起意，如今又受了我那個親戚的重託，已經好兩天，還沒有題起半個字，我如何能耐哩？因此，我再不能等你出門，就到你這裏來，據我看來，你們兩人，到是很好的。一對兒，她又是一個人，你出門做生意，她可以替你照應外孫，她家有事，你也可以替她問問，這不是兩全齊美嗎？尤興聽了，王三說了一大篇，起初還有些不願，後來聽到他說到外孫身上來，不免暗自打算道：我所以不願成家的，是因爲担負不過來，現在不說別的，單就這個外孫兒罷，却是時刻不能離開，而況她那邊還有些財產，無論如何，總不至要我養他呢，不過所慮的，莫有知道他的性情如何，萬一脾氣不好，

她將這個小孫兒打罵起來，不但使我傷心，而且也被人談論，我不免試探一下，究竟她爲人怎樣，他便對王三道，王三哥，這事還是不能做爲妙啊，你要知道，我這個外孫兒，是一個無父母的孤子，我們兩姓的宗支，就靠着繼續下去，到了她那裏，要是不喜歡這小孩，把他打罵起來，那時我弄得進退兩難，恐怕比現在還要苦上百倍呢，說了，兩隻眼睛緊緊釘在王三的臉上，王三聽他說到這裏，不禁撲嗤笑起來道，我說你這個事人真老實呢，你如今又不是正式娶妻，怕她是後母虐待，你這事兒，只算得同居生活，俗話叫做合夥養命，說文明點，就是合得上條件的，況且她年已三十並未生育，你還怕見了你家外孫不喜歡嗎，萬一合不籠來，你還是帶你的外孫回來，她仍然過他的單獨生活，還怕打不開船頭嗎，不要呆了，我去把你作成罷，尤興急道，慢些慢些，雖是這樣，也須事先說明呢，王三道，不要你說，我包你辦得一安二妥咧，說了竟去小東門，到了陳嫂子家裏，將尤興的一番話對她說了，並

說道，我那尤大哥是個最至誠不過的人，雖然我替你說合了，你總要好好照應他的外孫兒，不要弄得後來折夥，難以爲情呢。陳嫂子道，王三哥，你也不是不知道的，我豈是那種三天新鮮的人嗎？叫他放心好了。王三點一點頭，就把陳大嫂的話，回復了尤興，並代他揀了後天十五的日子，送尤興同鶴年二人到陳大嫂家裏來。陳大嫂也備了酒菜款待他們，從今日起，尤興就與陳大嫂實行同居。陳大嫂看見尤興果然誠實，又見他外孫畢鶴年英偉可愛，却也暗自欣慰。從此以後，他們兩人，到還開誠相見，雖是一個湊合家庭，到也十分親熱。光陰易過，這年二月十八日，明天便是鶴年的十週，尤興和陳大嫂同居了七年，竟沒有反目過一次。陳大嫂對于尤興和鶴年益加親愛，她便對尤興道，明天是寶寶的生日，又是觀音大士會，你要上街買點香燭物事回了，我好領着外孫到大士庵裏進進香，求菩薩保佑你們兩人平安呢。尤興道，可不是嗎？這個大士真靈驗哪，我還記得十年前，我的姐姐去過一

次進了香回來，我那外甥媳婦便產下他了，說罷，把頭點了兩點，便上街去了，且說畢鶴年自從他祖母和他的母親去了世，隨了他舅爹爹尤興到陳大嫂家中過了三年，陳大嫂異常愛恤他，小孩子的心靈，本是純潔的，只要有人歡喜，他便活潑潑地終日和她玩笑着，憨跳着，毫無忌彈的，把她當做親人一樣，並不知道他自己是一個無父母的孩子，更不知道憂愁和恐怕，是什麼一回事，因此，他竟終日在家中嬉笑跳舞，使鎗弄棍的盡量發揮他的個性，陳大嫂看見他這樣的玩皮，不但不去責備，反覺得很有趣，想起她從前寂寞無味的生活，真有天壤之別，所以她把鶴年當做一個開心寶兒，一切都由他，有時鶴年在家裏頑得厭了，看見外面的孩子，大家在一處鬧着，竟羨慕起來，也就加入了他們的團體，從此，他便覺得個人遊嬉是不及合衆遊嬉的興趣，每日同着他們到各處撕鬧，除了玩得肚皮餓了，必須來家吃飯之外，白天裏簡直看不見他，那知他這樣的過份，竟闖出一件禍事來，欲知

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石上唱詞兒童慘沒頂

衙中認物外祖泣離魂

却說畢鶴年每天和外面的孩子們玩鬧，除了肚皮餓了，方纔來家吃飯，吃過了飯，又出去玩，這一天陳大嫂，因為要等尤興回來吃飯，所以把飯弄得遲了點，不料外面的孩子們，竟來了一大班，等鶴年着他出去，有的孩子們是在催他，有的便叫他不要吃飯，鬧着嚷着，把個畢鶴年急得像個油鍋邊的螞蟻一般，在家中亂轉，心裏着實有些不耐煩，便問陳大嫂大嚷道：「奶奶呀，怎的到此刻飯還未熟嗎？我要餓死了。」陳大嫂因為姑息慣了的，竟絲毫不責備一句，還很柔和的向鶴年道：「是呵，我今天因為要將你的鞋兒趕着做成功，所以把飯弄遲了，好寶寶，你叫那些孩子們先去玩，說你吃了飯就來，叫他們不要等你呀。」鶴年咕嚕着嘴，狼不高興的向外面的

孩子們說了，他們也告訴了今天玩的地方，便一陣蜂兒的走了，鶴年回來，等到飯上了桌子，連忙三兩口的吃了一碗飯，便匆匆的出來，尋着那些孩子們，那知道他們正玩得興高彩烈的，一陣兒笑聲，竟把鶴年看得楞住了，你道那一班孩子們在那裏做什麼，說來真妙極了，他們是在城外的一個河岸傍邊的大巖石上，玩着呢，這塊大巖石，是由沿河的，一座高山生長出來，一直伸出到河當中，河水終年不斷的在上面流着，把這塊大巖石洗刷的非常光滑，那些孩子們都赤着腳，捲起褲管，站在上面，大家拉了手兒跳着，唱着，把那個大巖石上的流水，弄得水花亂濺，如同萬點流星，向四周放射的光景，鶴年瞧着這樣好玩的事情，便立刻將鞋襪脫下，捲起褲筒，加入他們的踢水歌舞劇團，開始歌舞起來，正拉着手唱的高興的當兒，忽然有一個比較大的孩子，一隻腳剛剛舉起，那隻腳便向後一滑，立刻身體跌入水內，孩子們大吃一驚，慌得放了手，已被帶了二個小孩到河裏去了，孩子們眼見

得三個人跌落水裏，此刻河邊上竟沒有別的人來救他們，都駭得像小雞被老鷹捉去了夥伴似的，一個縮了頸子逃走了，恰值這個時候，有一個打漁的小船，由對岸划過來，那船上立着一個中年的漁夫，舉網向河中一撒，霎時收了網，剛提出水面，覺得網裏重實實的，以為今天好運道，竟打着滿網的魚兒，不料將網提上船頭，直駭得魂不附體，喊一聲啊呀，兩隻烏眼珠對着網裏定了神，原來網裏不是他所料的魚，乃是兩個孩子的尸身，上身衣服水淋淋的，下面都赤了腳，那漁夫慌將兩具尸身，由網裏檢了出來，放在船板上，將船划到了岸，一直往城裏尋着地保，叫他報官相驗，這個時候，直鬧的滿城風雨，河岸傍邊人千人萬，都來瞧看這件不幸的慘事，正在你說我道的當兒，忽一個婦人，由人叢中攢出來，直撲倒那兩具尸身的跟前，滿地亂滾，大聲號哭，我兒呀我兒，衆人方知是這兩具尸身的母親，不一會王知縣來到，驗明了尸身，將那婦人帶上來問道，你是什麼人，這兩具尸身與你有什

麼關係，那婦人道，大老爺，小婦人姓陳，夫家李有貴，是一個趕腳夫的住在本城西門，昨天送一個客人往開封，我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跟他父親出了門，這兩具尸身是我第二和第三的兒子，今天早上還在家裏吃了飯，現在竟淹死了，我如何得了呀，王知縣道，你的二個兒子，每天都出外玩嗎，是與那些孩子們在一處的，陳氏道，他兩人每天都出來，實在不知道同着那些孩子們玩，如今人已死了，我也不必追問那些孩子，向他去問罪，只求大老爺開恩賞准小婦人把尸身領回，裝棺埋了罷，王知縣道，我現在不是要你指出誰個孩子來，要治他的罪，是因爲地保呈報淹斃了兩個孩子，而且河岸上到有三雙鞋襪，這明明是有三個小孩在一起玩的，那一個跌入河中，其餘的一個駭跑了，鞋襪還忘記穿着呢，如不然，便是他們同時落水，還有一具尸身，未曾撈着，我所以要問你，究竟你兒子，每日是同那些孩們玩，好將這件事辦明白哪，陳氏道，小婦人實在不知道，因爲我住的地方，左右沒有

鄰舍，孩子們一吃飯就出去，到晚才家來，我因他們是這樣弄慣的，所以也不去問他們，究竟是同些什麼孩子頑，王知縣問了一番，竟一點得不到頭緒，只得將這兩具尸身和尸身的兩套鞋襪交陳氏領去，自己却帶了另一套鞋襪回衙，命地保鳴鑼招領不題，如今再說尤興買了些香燭物事回來，吃了飯半天，却不看見鶴年回家，只因他每天如此，所以也不起疑，陳大嫂却因明天要和鶴年一同往庵中進香，所以把他的鞋子趕做成功，便向尤興道：你快去把寶寶尋回來，我要教他試試這鞋兒好不好，尤興答應了走出門，往大街上的藥王庵大殿上看了一看，不料往日他們都在這個地方頑的，何以今天卻沒有一個小孩子呢，正在疑慮的時候，忽聽的前面有一個人，拿了一個大鑼，一面打一面叫着，大老爺有示哪，現在有一套小孩的鞋襪在衙內不，知是誰家孩子遺失的，叫他到衙內去領啊，說了又，將鑼敲了兩下，尤興狠是詫異，正在狐疑着，忽聽得店舖中有一個朝俸說道：這件事情真古

怪淹死了二個小孩子，到有二套鞋襪，這一套究竟是那個孩子的呢？又有一個朝俸道：這不是明明白白是三個人一齊淹死了嗎？另有一個孩子的尸身沒有撈起，所以遺下了這一套鞋襪呢？那個朝俸又道：恐怕不是吧？聽說那個打魚的打得這兩具小孩的尸身，還是手拉着手兒的，要是三個人一同落水死了，怎的只打着兩具尸身？那一具尸身難道被海龍王三公主拉了去做女壻嗎？這一個朝俸又道：是啦，因為他們三個人同是拉着手的，所以才一同淹死了，否則一定便不致同他們一起落在水裏，或者看見這兩個跌下去了，嚇得鞋襪都忘記穿着，逃回家了，那兩個朝俸你一句我一句的正在談論，却被尤興全聽到了，便上前拱一拱手問道：請問二位方才說的什麼事呀？這種悽慘的事情到底是在什麼地方，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呀？那兩個朝俸見尤興問他，方才所說的話，他們便對尤興道：你不聽見剛才打籬的說嗎？就是今天西門河邊出的事情啦，尤興聽了心中突突的亂跳，連忙向

他二人告辭了，一直跑到前面，追着那個打鑼的人，慌問道：「你所說的衙內一套鞋襪，你可看見過麼？」那打鑼的道：「怎的我沒看見過？」大官爺到西門去驗尸，我跟着去的，看見那兩套給尸親領了去，剩下了一套黑雲頭藍地小鑲鞋，一雙白扣布白小襪，大老爺便帶回衙門了。尤興聽了，這個打鑼的一番話，正是像他外孫鶴年所着鞋襪一樣，急得面上都慘白了，兩片嘴唇戰抖着，向打鑼的道：「你你可以帶我看看嗎？」那打鑼的人看見尤興這種着慌的樣子，便料到他一定有什麼事兒的，便對他道：「你個難道有一個小孩也失了鞋襪嗎？」尤興道：「我不是因為孩子失了鞋襪，是因為孩子都走失了哪？」好哥兒，請你帶我看看呀。」那打鑼的人聽到尤興是走失孩子，不禁也代他一驚，便道：「這鞋襪是在號房裏余大爺處，我雖能領你去，但總得先向他說一句，問他肯不肯許你看哪？」尤興知道他這句話是當衙門的伸手老套兒，便對他道：「若是你能帶我看看，無論是不是我那小孩的物件，我總得請你一

請的。那打鑼的人聽了尤興懂到他的話，便道：「既是這樣，你就跟我到裏面來罷。」說了便引尤興到了號房門口，高聲叫道：「余大爺在裏面麼？」有人來見你老呢，說着便引了尤興入內，尤興跨進號房，只見裏面坐了一個胖胖矮矮的人，問道：「錢二，我教你鳴鑼四城內外，難道這一刻工夫，都跑到了嗎？」錢二道：「大爺命我鳴鑼，我從南門起一直走到大街，不料遇着這位老哥，說他走失了一個小孩，問我招領的鞋襪是什麼樣子，我告訴了他，他說正如他小孩的鞋襪一樣，叫我帶他來認一認看，我被纏得無法，只得帶他來見見你老，說了必恭必敬的站在傍邊，余大爺聽他說了，便向尤興道：「你姓什麼，住在那裏，幾時走失孩子的？」尤興忙向他叩了一個頭站起來道：「大爺，小的尤興住本城西門，我有個外孫是今天中飯後同外面孩子們出來頑，到此刻還沒回家，因此我便到他們每天頑的地方藥王殿去找他，不料竟沒有他們的影子，我又不知道他們換了什麼地方去玩，忽然聽見店舖中二個朝俸說今

天西門淹死了兩個小孩，留下三套鞋襪在河邊，現在還有一個小孩的鞋襪尚在衙門裏招領。這個小孩究竟不知死與未死，我聽到了這話有些疑惑，又聽見錢二哥的話，正同我那外孫的鞋襪相同，所以要求他帶我上你老這裏來，看一看是不是，我才好放心。余大爺道：同樣的東西多啦，你何不去問一問那些孩子們的家裏，或者可以知道他們到那裏去了。尤興道：只因小的每天要下鄉做生意，並不知道我的外孫究竟同些什麼孩子玩，況且我的外孫從前是不出門的，如今雖和外面的孩們合了班，却沒有幾天，所以那些孩子們我一個也不認識。余大爺道：雖是如此，你也太大意了，你既然找不到那些孩子們，我便把這套鞋襪給你認一認，說了便開了廚櫃，拿出一套鞋襪來，尤興看了，不禁啊呀一聲，向後一倒，竟暈過去了。余大爺和錢二趕緊用熱湯將他灌醒，他頓腳大哭道：這正是我外孫的鞋襪哩，不是你也淹死了嗎？教我怎樣對得住我那死去的姊姊呀！我不如同他一路去罷說了。

連連的把顆頭在地板上亂撞，余大爺和錢二忙將尤興挪了起來，勸他道：「你不要這樣的着急，同樣的東西多哪，卽或真是你外孫的，說不定他看見那兩個小孩落了水，駭慌了，忘記着鞋襪，跟那些孩子們一道兒逃了，你還是回家看看，要是他還沒有回來，你再到這裏來，我叫錢二鳴鑼替你各街各巷去找一找，問問可有人收留下來的，說了把手不住的揮着，催尤興回去，尤興聽他說的有理，只得收了眼淚，連忙跑回家中，見了陳大嫂，把適纔一番情形向她說了，陳大嫂聽了尤興這樣的話，又見外孫鶴年到了，此刻還不會回來，也不禁哭將起來，反是尤興勸他道：「事已至此，哭也無用，我不免依着余大爺的話，再到他那裏求他，叫錢二代我鳴鑼四處尋找一下，要是靠天保佑我外孫，或者不致如我們所料，有人家收留亦未可知，況且此兒出世時，有一個老道來到家中，要我姐姐將此兒過繼與他，連這個名字還是他起的，說他叫飛雲子，說什麼雲中之鶴的話兒，並送了一個玉鎖兒，說是通靈。」

寶玉，可以逢凶化吉，你不看見我外孫頸項裏帶的那個玉鎖兒嗎？陳大嫂聽了雖是半信半疑，但此事既有來歷，也只有依了尤興的話，叫他趕快去求余大爺叫錢二到四城鳴鑼尋找。但是，找了好幾日，仍然沒有影兒，尤興和陳大嫂雖是終日在家哭念，日子過久，也就把這事攔在一邊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洞府遇仙人賜予寶物

觀中訪師父學習奇功

且說畢鶴年自從那日在西門河的岩石上，和那些孩子們唱舞的興高彩烈，忽然被一個大孩兒挪下河中，那知道水中的岩石上有個被水冲刷得很尖銳的石鋒，直刺痛那個大孩的手臂，把手一放，鶴年便一骨碌到了水底，他雖是吃了兩口水，心中很是明白，把眼睜開來一看，只見水中光明耀目，有一條白光，由他的頸項下射出來，如同一道大石橋，四周上下的水完全分開來，如同身入了水晶世界一樣。

他本是個純粹天真的心靈，並不知道什麼危險，什麼駭怕，因此他很驚異的想道，不料水底下有這樣好玩的地方，可惜我沒有教他們一齊下來玩呢，他一面想着，一面向那條白光的路上去，只見四周上的水流動着，水中的魚遊來遊去，煞是好看，他便伸手到水中去，要想把那水和魚趕到身邊來看看，那知道那水和魚，一到白光傍邊便屹立不動，好像劃分了界線的樣子，鶴年見水和魚都趕不攏來，便不去再趕，一直向前走去，走了沒有好多路，前面却有一個小石洞，洞口有兩片石門，半開半掩，他到了門口，用手一推，那兩片石門一齊開了，他便依着路徑轉灣抹角走了好多路，只見兩邊都是石岩，岩隙中還長了些細長的石草，水珠一滴一滴的望下落，他採了一根向鼻子上嗅，不覺發出一股異香，直透五臟，心神頓時清爽，他想到，這個石洞裏，有這般的香草，難道就沒有人來採嗎？我何不採些帶回家去，告訴他們，明天教他們一齊到這個地方來玩，想了便用手在兩邊石隙上採

了一大把，正想走回，只聽得一陣颼颼的風聲由前面吹來，逼人毫髮，朝前一看，只見一個小姑娘，年約十四五歲，穿着一身淡綠的衣服，騎了一隻毛森森的東西，比貓大的多，一身黃毛。還夾有一條一條的黑毛，兩隻眼睛綠晶晶的，如同兩隻綠色琉璃燈，張着口露出一排釘耙樣的牙齒，還有上下四個寶劍樣的大獠牙，直向他的迎面撲來，鶴年雖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名稱，但看到這種兇猛的樣子，也有些恐怕了，要想逃跑，那個小姑娘已到了面前，笑嘻嘻的用手在那隻東西頭上撲道，小班放斯文些，這兒有貴客，不要不懂禮呀，說着，那個東西好像知道的樣子，點了點頭，把兩隻眼睛一閉，慢吞吞走開，到前面稍遠的石岩傍邊，伏了下來，一動也不動，鶴年看見那個東西很聽話，竟喜得直跳起來，對那個小姑娘道，啊呀，你養的這隻大貓，真聰明啦，你是怎樣教會她的呢，那小姑娘聽他說了這樣的叢話，不禁嘆嗔笑了一聲道，你是那裏人，怎麼能到此地來呀，鶴年聽她問他這兩句話，真弄

得莫明其妙，便說道：我是本縣的人，名叫畢鶴年，你難道住在這水底下，就不是本縣的人嗎？你這個地方，難道我就不能來嗎？那小姑娘聽他所說的話，完全是一個不懂世故的孩子，知道再同他說下去，也是無用，便對他道：你跑出門，玩了這半天，肚子不餓嗎？我帶你到我家中吃些東西，再回去好不好呢？鶴年聽了，方想起出來玩的時候，已經不少，頓時覺得肚中饑腸轆轆，恨不得立刻把東西送到口裏，便對那小姑娘道：好姐姐，我正餓呢，你肯給我東西吃，待我吃了回去，明天把我家裏的餅兒帶來請你吃啊！那小姑娘笑了一笑，點點頭道：好的，你就跟我走罷，說了便向她騎的東西道：小班，你先回去，告訴老祖爺，說我同鶴兄弟就來咧！那隻東西聽了她的命令，一騰身飛向前去了，這裏她才同鶴年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着，越走越開闊，真是別有天地，不一會來到一個石屋門口，只見小姑娘騎的那個東西，踞在左首門前，右首另有一個東西，好像一隻大鵝，不過兩隻腳太高，頸項太長了些，鶴

年看見這兩個東西立在門口，便停了步，不敢前進。那小姑娘知道他是怕這兩個東西的，便叫她走開了，帶了鶴年進去，只見裏面是一所大殿，四面都是石壁，當中的石壁上，刻了三個神像，是道家打扮。鶴年便問道：「你家的屋子，這麼一根柱子也沒有，不怕上面坍下來嗎？」那小姑娘笑道：「我家屋子是石頭長成的，永遠不會壞的。你不要亂說，一下要到老祖爺室裏了。」他聽見了你瞎說話，不但沒有東西給你吃，還要罵你啦。鶴年再也不敢多問，隨着她走到一個靜室裏。室內一個老叟，童顏白髮，黃布道袍，打坐在蒲團上，合着目。小姑娘便向他跪下。鶴年看着她跪下，他也跟她跪下來。那老叟道：「鳳孩兒，你將那一盤菓兒拿給他吃罷。合該他有緣。」鳳姑連忙站起來，用指頭向石壁點了一下，忽然有扇石門開了，現出一個石櫃。她便伸手進去，挪了一個盒兒出來，放在鶴年面前道：「這裏面有菓兒，你自己開了，揀好的吃罷。」鶴年一看原來是一個石頭盒子，忙打開來，盒子中間倒有四個石盆兒，一盆鷄蛋，一

盆饅頭，一盆桃子，一盆棗子，鶴年因肚裏餓了，便先檢了一個饅頭，撕開來送到肚裏去，再拿了一個雞蛋吃了，吃到嘴裏，又不是饅頭和雞蛋味口，却是另有一種清香，鶴年覺得很好吃，又取了一個饅頭和一個雞蛋吃，一連吃了四個饅頭四個雞蛋，又吃了一個棗兒，還捻了四個棗兒，放在衣袋裏，便對鳳姑道：「多謝你，我要回去了，我明天帶餅兒送你啊。」鳳姑見他不要吃了，便把盒子收了，仍然送進那個石櫃，那石門也自己關了，忽然那個坐在蒲團上的老叟又道：「鳳孩兒，你去把那鸚哥兒拿給他，送他出去來。」鳳姑答應了，便對鶴年招招手，鶴年便隨着她出了靜室，走向殿上來，她對鶴年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鶴年道：「你不說是你的家嗎？」鳳姑道：「你難道吃了這些東西還不明白嗎？此處不是凡境，合該你有緣，所以才能遇着我呢。否則不是淹死了，也給惡龍吃下了，說了，便向他頭頂上拍了三下道：「快醒醒哪，鶴年到此真得明白過來，不覺雙目流淚道：我曉得了，我是淹死了，現在同你說話。」

的，莫非是我魂靈嗎？鳳姑道：你莫悲傷，你不是淹死了，你是靠着你那項下的寶玉，救了你的命，所以才能來到此處。我方才給你吃的那饅頭，是凌虛丹，吃了將來可以登高跳遠，身輕如葉，雞蛋，是強力丸，將來可以手舉千觔，力能擒虎，棗兒，是清心丸，能省悟前因後果，清醒毒迷，止痛定心，祇可惜那三個桃子，你未曾吃，那叫做延壽桃，吃一個可活百歲，說了便將殿後石壁上掛的一把寶劍取了下來，遞給鶴年道：這件東西，是你將來行俠誅奸的忠實夥伴哩。鶴年接到手中，仔細觀看，只見那口寶劍約有三尺長，寒光凜冽，犀利無雙，劍頭上有一個鳥啄鉤兒，帶着硃紅顏色，非金非銅，異常堅固。劍柄有七寸長，刻有羽毛花紋，顏色純綠，他看過了，便對鳳姑道：多承姐姐的厚意，還求指我的迷途，到底我能否回家，我此刻出去，究竟投奔何處呢？鳳姑道：此處離你家已有三千餘里，況且你來的路，早已封鎖，你如何能回去？現在我送你峨嵋山去，你的師父在三化觀中，現在正盼望你呢，說了，便引鶴年向

南前走，越過一條小山徑，便看見一個大山洞，走進山洞，裏面光線微暗，愈走愈狹，忽聞鳳姑道：「到了，你此去向西走，沒有多少路，有個大廟，你師父便在那裏。」說了，便把鶴年一推，鶴年立腳不住，往前一撲，他身子却跌在一個山坡上，回頭一望，只見一座石壁，上面刻有張仙巖三個大字，還隱約聽見石壁裏有鳳姑的聲音發出，好像似說：「一直西行，莫要停留的兩句話。」鶴年便向石壁跪下來，拜了四拜，方才提了寶劍，向西方一直走去，不多遠果然有一座大廟，他到了門口，毫不遲疑的走進去，却是三間大殿，殿上是供着一個神龕，神龕中塑了三尊神像，都是道家打扮，鶴年也不瞧看，便一直走到後面，原來是一個大院落，右首三間茅屋，左邊另有幾間小屋，他便順着左邊進去，在屋外窗櫺中一看，只見裏面是一間房，壁上掛了刀劍弓矢，還有許多武器陳列在那裏，他看見沒有人，又走到那邊一個窗櫺面前，向裏一看，也是一間房，只有一個老道人，坐在蒲團上合着眼。此外並無一物，他知道是他

的師父，便進了靜室，忙的跪下來道：「師父在上，小弟子前來參拜，那老道人把眼睛睜開了，看見了他，便笑了一笑，伸手把他挪起來道：『鶴兒，你起來，我有話問你呢。』鶴年便站了起來，立在傍邊，聽他吩咐，列位，這位老道人是誰呢？我想你們是很聰明的，一定要說是飛雲子玄濟老道了，不錯，正是他，他自從下山到了杞縣，訪着了鶴年，把一個玉鎖兒送與畢母，教她給鶴年配帶，原來當鶴年出世的時候，他已將鶴年的命庚排好了，知道他三歲上便要傷親人，十歲上還有個水關，並且非常危險，要把此關闖過，以後的命運，才可以展開，造成一個偉大的英雄來，所以他便借了一個要鶴年過繼的由頭，把這個玉鎖送給他，好教他逢凶化吉，今見畢母允許了他的話，他便仍然回到峨嵋三化觀，修真養性，不問世事，這日正在坐靜的時候，忽然心血來潮，他便占了一課，却原來鶴年已經脫了危險，另有奇遇，而且即刻便要見面，他很是驚異，究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於今看見鶴年果然來到面前，所以他喜

出望外，忙把鶴年挪起來道：你是從那裏來到此處，又何以知道我是你的師父呢？鶴年便把他跌入水中，到了張仙洞，遇着老道人吃了仙丹，得了寶劍，並且由鳳姑指引，告知師父所在的一回事。原原本本的說給玄濟老道聽了，並將那口寶劍遞給他看。玄濟接過手一看，不禁喜的大叫道：鶴兒你好造化呀！這口寶劍名爲鸚鵡劍，乃是西漢張良的隨身法寶，他看見淮陰侯韓信被殺，知道漢高祖只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他便辭了留侯之職，辟穀隱居，此物隨着他，深藏仙境，已歷經千餘年的日月精華，更享受仙人的手澤，豈但是至寶實是一件仙品呢？於今却被你得着了，真是奇緣呀！但是，雖有這口寶劍，只因你年紀還小，此時還不能使用，以後我將教導你的神奇劍術，和一切的武藝，你須好好在此用心學習數年，將來下山，好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說了便站起身來，帶了鶴年出了靜室，來到院落裏，叫鶴年站到傍邊去，他便撩起道袍，擺開架式，把寶劍擊了一擊，立刻舞動起來，但

見得白光萬道，在這個院落中間，上下左右的飛繞，却不見玄濟到那裏去了，不一會，舞完了，玄濟仍然執劍在手，站在院落中間從容自若，點了一點頭道：好劍，好劍，說了復帶了鶴年回到靜室，從此鶴年便在三化觀中用心學習，他是吃了仙丹的人體，力和智慧，自與常人不同，所以一直練習了七年，不但劍術已是超神入化，更習會了騰空涉水諸法，以及內外功夫，年紀雖小，却是一個特殊的人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氾濫黃河三圩齊崩潰 逃生澤國二美頻遭殃

話說飛雲子玄濟老道那日在三化觀的大院中正和徒兒鶴年比試劍術，忽然起了一陣狂風，飛沙走石，天地昏迷，空中的聲響，猶如萬馬嘶鳴，霎時間庭後的大樹被拔去數株，殿後的屋角也被吹壞了，玄濟失驚道：不想今天起了這陣大風，難道

有什麼變故嗎，便隨手占了一課，不禁嘆了一口氣道，芸芸衆生，不幸遭此大劫，這分明是孽獸興波，非衆生有罪，無非天意欲滅衆生啊，鶴年忙問道，師父剛在說什麼衆生有難，難道是這陣狂風就能把世上人都滅了嗎，玄濟道，鶴兒，你雖是武藝超羣，但是沒有道術，怎能知道天地造化，如今我說的不是這陣狂風，乃是一條孽龍作祟，這孽獸一動身，究不知要毀壞多少堤田，遭遇多少人命呢，鶴年道，既然如此，師父應該把他殺了，以免人民遭難呀，玄濟道，談何容易，這孽獸是黃河裏一個惡龍，自來不服玉旨，在四千餘年以前，大水橫流，泛濫於中國，牠在黃河一帶作威作福，一切的水族，無不惟命是聽，幸後來有禹王治水，吃了十年的辛苦，決汝漢排淮泗，水由地中行，疎濬了長江，才把黃河的水勢分散，中國少了水患，這孽獸勢力也小了，天帝爺即時降旨，命天神把牠收伏了，貶在雲南旱地上，教他永遠不能得水，張不起威來，又用五華山將他壓住，從此黃河兩岸的人畜，便少了災難，不料吳

三桂變叛清廷在五華山上造了宮殿，大掘山中的寶藏，更兼宮闈中淫邪奸亂，把五華山鐘靈盡行散失了，鎮壓這孽獸不住，牠便趁此作祟，毀了山上的鎮壓寶器，逃了出來，適才經過此處，幸得沒有河流大川，否則連我這三元觀，早被他毀壞了，鶴年道，這孽獸究有多大本領，師父竟不能制服牠嗎？況且牠又是個大逆不道的東西，到了那一方還不是那一方遭難，請問師父，我們終日在此練習武藝，不爲人羣除害，有什麼用處呀？玄濟被他這一問，不覺大喜道，鶴兒畢竟不是常人，爲師所以不卽去追牠的，因爲就是要試試你的志願，你既要爲人羣除害，那可隨我走吧，說了，挪着鶴年的手，一同跳出院子，使起騰空法，一直向東北追去，做書的一枝筆不能同時寫兩件事，如今只得把師徒追趕孽龍的事情丟開，另寫一個地方的事情，却說徐海地方有個小清河，雖然比較黃河地勢低一點，但兩邊的防堤，却比黃河高出兩丈，而且近黃河口段，還有兩道壩，異常堅固，歷古以來，人民均安居樂業。

從來沒遭過水災。小清河有一個庄村，庄主姓羅，名人俊，妻室已死了三年，遺下一子一女，子名羅良玉，二年前被江湖玩戲法的拐走，現在只有女兒彩屏，年方十六歲，她身邊有個侍女名叫小青，才十四歲，主僕二人住在後園的一個小樓上，雖是鄉村女子，到也出落得粉臉桃腮，明眸皓齒，實是一雙曼妙美人兒，這一日她們主僕二人坐在樓上，柳眉深鎖，兩雙杏眼不住的向院裏打量，過了一會，那小姐微微的嘆了一聲道：「唉，這秋雨爲什麼接連十幾天，還是不肯停呢？可憐這園中的花，都被吹打的葉凋蕾落，這是多麼敗意而又傷心的事啊！她正呆呆的望着出神，猛可裏聽得一陣登登登的脚步聲，上來一個四十多歲的僕婦，失失慌慌的對她說道：『小小姐不好了，第二圩第一圩都崩了，員外帶了許多莊丁去禦水了，他臨走的時候對我吩咐，如果勢頭不好，趕緊報知小姐，叫她預備逃生方法，好在有六隻瓜皮小艇泊在東港口，到了危險的時候，收拾細軟快上小艇，就可保全性命，小姐你

看怎麼辦呢，那僕婦說罷，她微微一笑答道，別人不知道，難道劉媽你也不知道嗎，這小清河休道十幾天的秋雨，便是去年一連下了兩個多月，也未曾聽說小清河的圩堤有了一些損壞呀，劉媽急道，小姐你怎樣倒不明白呀，這河水的漲落，本與下雨沒有關係，這是黃河裏的潮水啊，昨天五河口水漲高一丈八尺，今天早晨突然漲到二丈九尺，所以第一第二兩圩吃不住水勢，才崩了的，要是第三圩一崩，我們還不是喂魚鱉麼，她心慌不忙的答道，天災人禍，都有定數，你這樣的着急，有何用處，還是叫莊丁趕緊不要把船離開，萬一不對，我們也好上船呢，劉媽答應着，連忙下樓去了，停了一會猛聽得正北角天崩地塌的一聲，接着人聲沸騰，哭的喊的攪成一片，在這嘈雜不堪的聲中，還夾着一種淙淙的大水聲音，小青忙把她的衣袖一拖，指着正北角向她道，小姐你看那一帶白浪滔天，怎生得了呀，她見了第三圩已倒，才嚇得手顫腳軟，猛的又想起她的父親，不知生死如何，不禁大哭起來，

樓下人聲嘈雜，接着上來兩個家丁向她說道：「小姐你趕快收拾一些細軟，下樓去逃生要緊哪！」她嚇得星眼無神，玉容失色，倚着小青，只是痛哭。小青忙向那兩個莊丁喊道：「蘇大，應三，你趕快把船招呼好了，我和小姐就來了。」那兩個家丁點頭答道：「船已預備好了，就請小姐下去吧。」小青便和彩屏兩人，忙把箱匣打開來，儘將些珍奇異寶找出來，紮在一個黃綾包裏，收拾好了，才同兩個家丁下樓來，猛的見小院中池塘也已滿滿的水了。於是蘇大負着小青，應三背着彩屏，一路來到港口，上了小艇，將她主僕二人扶進艙裏，將艙門關好，應三到艙後把舵，蘇大在船頭搖櫓。這時彩屏在艙裏哭得和淚人一樣，小青坐在一傍也飲泣不止，這聽得櫓聲濯濯，水聲潺潺，她兩個悶在艙中，也不知到了什麼地方了。彩屏這哭得淚盡腸枯，聲嘶力竭，倚着小青，不知不覺的昏昏睡去。小青在這黑越越的中艙裏坐了半天，覺得氣悶極了，又不敢移動身子，恐怕驚醒了小姐，只得側着身子，向窗外望去，瞥見

一個東西冲到船邊，小青喊道：蘇大，這水裏飄來的是什麼呀？蘇大低頭仔細一看，不禁大叫道：不好了，老爺淹死了，正預備去撈，不料猛地起了一陣波浪，又把那具尸首不知冲到那裏去了，這時候却將彩屏驚醒，她聽得這話，連忙由中艙奔出，哇的一聲，便往水中跳去，却被蘇大拽住，用力將她納入艙中，將艙門拴了，彩屏竟哭得死去活來，小青哭道：老爺不幸，已經遭難，二少爺又走失了，不知生死存亡，小姐如再固執要尋短見，羅家豈不從此斷宗絕嗣了嗎？彩屏哽咽道：你這話雖是不錯，但我已逢到這樣的慘變，又是一個女流，便是偷生世上，與羅家又有什麼益處呢？她剛剛說倒這裏，猛聽有人喊道：什麼船，靠下來，給老爺子們查查，蘇大一面搖櫓，一面回頭望去，只見汶河的西岸柳堤上站着一排凶眉暴眼的傢伙，一個個手裏握着大刀，雙拐流星鐵尺等等，他只駭的牙齒嗑嗑的扎着，向應三道：如今却怎樣得了，你看那岸上是一些什麼人呀？應三雖是羅家的莊丁，他從前也在江湖上跑了

多年，很懂得江湖一些門檻，他料到那班人無非是道兒裏的爺兒們，便叫蘇大不要聲張，只管向前搖去，裝做不理的樣子。萬一不得已時，再拿話對付他們。這時岸上的那個手執雙刀的大漢，霹靂也似的狂吼道：「那船上的兩個牛子，難道都是天聾地啞麼？怎麼爺子們的話，沒有聽得呢？」應三在船上高聲答道：「你們這班人奉了誰的命令，在這裏來找活食，也該招子放亮些，俺們都是自己人呢。那個雙刀大漢聽他說出同道的話，忙向衆人說道：「不想這個牛子到會充羊妝象，開口得罪人，我們要是給他充了過去，放他走了，他一定要笑我豈腐了。」說着將雙刀一剪，湧身一躍，立刻跳上船頭，用手把胸部一拍道：「好朋友，既然是自家人，不妨請過來指教指教罷。」應三到了此刻，心裏才懊悔不該充象，起首還當他們不過是幾個道兒裏的尋常之輩，只要把兩句話對付對付就過去了，不想他竟有這樣的本領，不禁慌了手脚，嚇得縮做一團。蘇大早已躲到前艙裏，攢頭不顧屁股的伏在那裏，那雙刀大

漢見了他這付樣子，知道是個三家村不出門的小子，便對他道：「來來來，俺且問你，你今天還是願打願殺？如果怕死，先給我用刀背在腿上打五百下子，不然便請你吃大刀麵，隨你揀罷。」應三聽得這話，嚇得張口結舌，暗道：「我今合該送命了，罷罷罷。」如今到了這個危險的關頭，也不能怪我賣主求生，我不免將小姐所帶的珍奇貴物，獻了與他，或者還可以免掉傷害性命。想定了，便向那大漢道：「小的有限無珠，沖撞了老爺子們，自知罪過，老爺子如果肯格外施恩，饒了我們的性命，我將拿出絕好的禮物，來孝敬你老人家。」他說着，便從跳板上走到前頭來，把中艙門打開，說道：「請你進去，看看有大大的一包呢。」那大漢蹲下身子朝裏一望，不禁喜笑眼開，喝采道：「好好好，你快點將船靠到岸傍，應三一疊連的答應着，將船攏近岸邊，那岸上便走上幾個漢子，擁進艙門，將一包細軟和彩屏小青主僕二人，不由分別的搶了就走，一任她兩個哭喚掙扎，誰也不敢去理會。」應三和蘇大二個眼睜睜望着他們。

一班人一路吶喊着，向西邊村落跑去，因為性命要緊，也只好聽他們了，閑話休叙，且說衆囚徒將彩屏小青兩個人，搶了登岸，直向西村奔去，大約走了二里多路，已到村口，內中有個名叫李小八的，晃着腦袋向衆人說道：「四爺子合該要交桃花運了，你看昨天在金嶺鎮得了兩個賣解的女子，今天又在汝河口得着兩個水葱管兒美人，世間事正是湊巧得多呢，但有一層，我很替他擔憂不淺，衆人忙問道：你爲什麼事替他擔憂？」李小八道：「你們不曉得呀，聽說那兩個賣解的女子，是平江黑蜈蚣周飛的徒弟呢，起初我們四爺還不知道，只因他有個朋友，名叫畢玉海，此人一手好刀法，四爺常常和他比武，無論手裏用的是什麼傢伙，只要一交手，不脛一刻工夫，都被他那把刀捲走了，結果只落得赤手空拳，立在傍邊，向了他手裏那把刀出神，因此四爺很是敬重他，只要他來了，就當做活祖宗看待，昨天那兩個賣解的女子，也是他對四爺說的，四爺聽說是周飛的徒弟，雖然沒有同周飛會過，但江湖

上人沒有那個不懼怕他三分，因此，便不願尋些是非，想把她們兩個放了，賠一個冒犯之罪，不料畢玉海反道他正要借用這兩個女子，替他的徒弟報仇，四爺雖是怕得罪周飛，却又不肯不答應畢玉海，況且這兩個女子一手的好拳腳，若不是用悶香把她弄倒，恐怕我們這班人，沒有那個是他的對手呢，你想這件事，終久要折穿的，將來還有好結果麼？李小八說完了，大家都把舌頭一伸，齊說道：「啊呀，碰到太歲爺頭上，還不是穢氣麼？」大家一路說着，已進了村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施悶香紈環遭暗算 聽秘事雲鳳訂良緣

却說徐海地方，有一個鹽梟巢穴，三面是水，一面是山，名叫下塘村，離金嶺鎮不到三里路，離大汶河却有七八里，爲首的名叫蕭四，他也是少林派智明和尚的徒弟，

因爲智明和尚聽說他的徒弟武勳被桑大全父女害死，氣忿不過，趕到郝家店將桑大全用拳打傷，被羅璇珠用袖箭打傷了雙目，逃回嵩山雲陽寺，氣惱過分，便得了一個肝火沖腦的病症，不上一個月，就一命嗚呼了，蕭四跟他學了半年的工夫，如今見他已死，儘住在那裏，是沒有益處的，因此離了嵩山，來到徐海一帶，入了鹽梟的道兒，同夥們見他有幾分拳腳，不論什麼事，都推他出頭，有一次海州守備的隊伍，來到鎮上查緝，被他打跑了，從此聲名便大起來了，不上三四年，居然做了他們的首領，靠着金嶺鎮一直抵到大汶河方圓數十里，俱是他的勢力範圍，手下的亡命之徒，足有上千的人數，他這幾日聽說黃河水發，小清河以上的三個大圩堤，俱被水沖破了，逃難的人民，都乘了船隻往江南投奔，他便趁火打劫，每日帶了些亡命，前往大汶河口檢查船隻，只要看到了有金錢細軟等物，便搶了上去，如有抵抗的，就請他吃板刀麵，或者請他吃熟藕，昨天在金嶺鎮查船，看見兩個女子在鎮

上賣解，姿色很不錯，更兼一手拳腳在他之上。他看了便起了惡意，要想把她兩個弄到手，只因她兩個人的工夫，不是他們道兒裏的人所能對，他便心生一計，暗叫手下的人都去幫場，丟了好多錢財，那兩個賣解女子得了錢，便向大家道謝了一聲，收了場子，來到一個客寓裏，這另客寓也是他手下人王老四開的，他便叫王老四到了夜晚時，用悶香迷了她兩個，用鹿筋網了，因為他懼怕他那位母老虎四太太，便不敢送到家裏，就一直把她兩個送到上塘村畢玉海家。他原想暫住幾天，再設法安置的，不料畢玉海却認得她兩個是平江人姊妹兩個，名叫齊執齊環，乃黑蜈蚣周飛的徒弟，武藝比他要高幾倍，問他怎樣把她弄到的，他便將情由對畢玉海說了，他雖沒有會過周飛面，但周飛在江湖上聲名很大，凡是道兒裏的人沒那個不知道不是好惹的，如今聽了畢玉海的話，他到十分躊躇起來，要想把她兩個放了，情愿賠一個冒犯之罪，以免得罪周飛，多生是非，那知道畢玉海連連的搖手

說道，擒虎容易放虎難，不如把她兩個暫行監禁起來，也不要難爲她們，等候周飛尋上門來，再用計取他，做書的寫到這裏，知道看官們要問這兩位姊妹如何來到此處，現在少不得要把這回事交代明白，方知道做書的不是隨便亂說呢，閑話休敘，暫且把筆尖兒掉回，重行將鳳凰劍第三十二回的事情繼續的敘一敘，原來齊紈、齊環姊妹兩人，隨着他師父黑蜈蚣周飛夫婦和鳳僊、周斌、周材、周天虎、方震、冠羣、英、倪四蠻、赫霍兒、于雲仙、于意等一班人，離了太湖離塵島，一路由水路進行，莫有兩天，便到了武進縣的牛塘橋，大家下了船，同到于雲仙家中，拜見了于老太太，問過了安，于老太太因爲沒有看見于益回來，便問雲仙如何把他丟了，雲仙便把在子午林遇盜，得虧周家班的人相救，以及他在周家生病，多蒙周飛夫婦和鳳仙殷勤照應的事情，前後詳細的對于老太太說了，于老太太十分感激周飛等一家人，便喚于意叫下人們趕快把花園東首的五間平房打掃乾淨，讓周家班男子們

一齊住在那邊，却留周飛老夫婦和鳳仙、齊紈、齊環五個人，住在對面靠花園的一排五間書房裏，以便好與周家老夫婦朝夕就近談心，因爲于老夫人自從他兒子雲仙帶了于意于益兩個僕人出門之後，家中雖還有于明于善兩個僕人照應內外，但究竟要一個人主持，所以每日除了照管內部各事，有時也要來到外面視察視察，這一日因爲不看見僕人于明于善兩個，知道他們是在偷懶，躲到外面說白話去了，于老太太厭惡不過，想到外面看看他們，究竟是在做什麼，因此也不去驚動他們，一個人靜悄悄的來到外面堂屋裏，只聽見廂房內一陣笑聲，她便側耳細聽，原來是于明于善兩個人，在那裏談她妹妹秦老太太的女兒霞倩小姐的事情，那兩個僕人，把那天夜裏秦霞倩偷進書房，被他們于意于益四個人作弄一番，還看見他穿的是件銀紅小衫兒，兩個奶奶凸起來，像兩個大饅頭似的，哈哈真夠味，哪這些話，在那裏取笑，她想道，怪不得霞倩先前在我面前造周家姑娘的謠言，後

來竟毫無趣味的樣子回去了，却原來有這一段事故啊，可見得來說是非者，定是非人了，她聽到了，便不聲不響的回到房裏，悔不該聽信霞倩的讒言，把一個溫柔賢淑的姑娘錯怪了，今番又因周飛父女二人，救了她兒子的性命，她更是如何感激，如是她爲着雲仙將來的婚姻大事，早已屬意於鳳仙了，只因未知周老夫婦意下如何，所以她便故意的要留她二老和自己住在一處，好朝夕得便試探他二人的口氣，當日便在大廳上開了兩桌飯，談談講講，吃過了飯，各人都去安息，于雲仙趁着這個沒人的機會，來到他母親房中，將他和鳳仙過來的情愛，以及要和她結爲終身伴侶的心願，對他母親說了，並求他母親的允許，託人向周老夫婦求婚，于老太太聽了她兒子的話，自然是表同意的，第二天便請齊氏姊妹二人去向周老夫婦探口氣，你道他們此番所爲何事而來，不屑說的是固所願也，特來請耳，所以一口便允許了，于老太太忙拿一個八寶玉連環，交給齊紈齊環二人，送與周家

作爲聘物，周老夫婦亦拿出一個羊脂玉的鎮紙，交與齊氏姊妹，送與于家作爲回聘。當日廳堂上擺設了兩桌極豐滿的華筵，大家盡量的宴樂，直到玉漏深沈，方才撤席。那知雲仙和鳳仙訂婚的消息，傳到無錫秦老太太家中，直把個秦霞倩氣的三尸咆哮，七竅冒烟，大叫一聲，周鳳仙周鳳仙，我要不殺你這個騷狐狸，誓不爲人也。閑話休敘，且說周飛自從和于老太太結爲親戚，住了幾天，便要辭去，只因于老太太苦留，不好拂意，又住了半月，便告辭返回平江。于老太太只因留周飛夫婦不住，也不好再勉強，便對齊氏姊妹道，周親家或許是因爲新親，凡事有些拘禮，我也不便強留，難道你們二位姑娘，便不能賞點面子，再玩幾天麼？況且大家正處得鬧熱的時候，忽然一窩風都走開了，不教我很乏味嗎？周飛老夫婦覺得于老太太有一番依依惜別的情緒，很是可憐，也便向她們兩人道，齊家姑娘，你們倆渾是沒事的，回去也是挺着，于親家也不是外人，你兩人就在他老人家這裏再玩幾天罷，齊

執齊環二人，見了干老太太這番盛意，不好推却，只得答應了。周飛家人仍然叫了船由水路回去，臨走的時候，並和于老太太訂好了喜期，準於下年十月往平江迎娶。于家的人和齊氏姊妹，送周家的人上了船，直到船行的望不見了，才一齊回來。這一天齊執齊環正與于老太太雲仙等在廳上用飯，忽聽得門外的大街上人聲沸騰，于老太太忙叫于益出去打聽，于益去了回來稟道：只因欽差大人傅臘塔奉旨查看黃河水災，他由金陵起程，前往徐海一帶，視察災情，經過本鎮，現有武進縣縣大老爺常州府知府，並許多文武官員帶領人夫輿役等前來接差，鎮上茶館酒肆人都擁滿了，百姓們聽說欽差要到此地，全都要到大河口去看熱鬧，經過我家門口，所以有這樣的嘈雜。于老太太聽了，便向雲仙說道：這黃河自從順治十七年泛濫之後，到現在差不多快有三十年了，雖是中間稍有幾次小決口，總算莫有大水災，不想今年竟鬧成五省水災，可憐沿着黃河一帶的人民，除了葬身魚腹之外，

其餘未死的，不是哀鴻遍野嗎，縱有少數富戶能夠逃生他鄉，也不是飄泊天涯，無家可歸的遊子嗎，如今皇上命這位大臣視察，不知能否極救這許多災黎嗎，說了，竟嘆息不已，雲仙道：國家的事情，都是表面文章，雖是庫中拿出些銀兩來散放，還不是好了這班經手的，真正的災民，那能得到絲毫呢，他母子倆正在評論的當兒，不料齊紈齊環姊妹二人，却深鎖眉頭，一言不發，忽然向着于老太太告別，雲仙很是詫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往事觸心靈追蹤仇賊 來朝遇機會祝壽梟雄

且說齊紈齊環聽到欽差，傅臘塔經過牛塔橋，她們姊妹二人陡然觸動心事，便向于老太太告辭，雲仙覺得有異，知道她們二人必有特別事故發生，但又不便相問，只得用尋常的口吻挽留一陣，見她二人去意已決，便不十分強免，于老太太也就

不便贅說，到了次日齊氏姊妹便辭了于家母子，一路向北行來，讀者們要知道她們姊妹兩，聽到傅臘塔，要來徐海一帶視察水災，卽刻辭別于家的緣故麼，這話兒說來很長，原來齊執齊環起初本不姓齊，她們兩人乃是吳江名士潘檉章的女兒，因爲湖州名士莊廷鉞纂修明史一案，書中列有她父親參閱的名銜，清廷據浙江巡撫勒德洪密奏，認爲污辱祖宗，着內大臣傅臘塔會同德洪拿辦，此事本與她父親無涉，但因莊廷鉞要借重幾個有名的人物，加入書中，纔能生色，所以把他父親的名字列入，臘塔本是個殘忍的人，他既奉旨辦理逆案，便孤假虎威，展轉株連，殺了六十餘個無辜士子，俘得罪人家屬，足有一千餘口，自然凡是書內刊着名字的，不論是非有無，統都做了刀下之鬼，那時齊執方才四歲，齊環只有兩歲，都由乳母帶着，她有個哥哥名叫人俊，問她的母親程氏，一齊遞解遣戍邊省，未到中途，她母親和他的哥哥耐不得長途跋涉之苦，俱先後染病身亡，解役人等，遂稟報了當地

的官府，詳文申憲，復令將其餘家屬，沒入公家爲奴。於是她們姊妹和她們乳母四人，便留在當地官媒婆家。後來由她家祖上的一個僕人齊福，打聽得了，便趕到那裏，賄通官媒婆，才由官家把他兩姊妹買來，帶到平江。齊福只有夫婦二人，膝下並無子女，她們兩人，都是在他身邊長大的。這一段慘痛歷史，也全由齊福告訴她姊妹兩人的。她兩人聽了這種傷心仇恨，恨不得立刻把傅臘塔捉來，分尸萬段。只因她倆年齡太小，又沒有絲毫武藝，更不知道仇人現在何處，只得把這件事暫且忍耐在心下。過了兩年，齊紈已是十二歲，齊環已有十年。她們倆便拜了黑蜈蚣周飛爲師，學習了七年的內外工夫。所以平日專在外面走動，意在打聽仇人的消息。今天忽然聽得傅臘塔要來徐海一帶查看水災，真是突如其來。齊環便將齊紈的衣袖輕輕的拉了一下，眼睛擠了一擠，齊紈會意，便一同站起身來，告辭于老太太，閑話休叙。且說齊紈齊環離了牛塘橋，走到一排樹林之中，四望無人，二人便坐下來，

齊執道，雖然那個仇奴要經過牛塘橋，但我們不可孟浪，因為第一，這仇奴的面貌素來不認識，萬一弄錯了，於事無益；第二，他此次是路經此處，必不停留的倉卒之間，無機可趁；第三，他是個寵幸大臣，手下當然有許多好手，我們兩個縱有飛天本領，不用計謀，不但刺他不到，亦不得近身；第四，此處乃是于家故鄉，我們在此行事，無論成與不成，都於他不利，有此四點，須要想一個最機警，最穩妥，而絲毫不露行跡，一發即中的計策，才能濟事呢。齊環點點頭，默了一會，答道：我到想了一個法子，只是要吃些苦頭，並且還要受點羞辱，齊執道爲了要報父母之仇，雖碎骨粉身，也是份內，不過女孩兒家，受人羞辱，是不可能的，齊環道也不是別的羞辱，只是要在大街之上，拋頭露面，有些做不慣罷了，齊執忙道：這倒不要緊，你快把你想的主意說出了。與我討論討論。齊環道：我倆不如扮着江湖道兒裏的女子，沿徐海災區一帶，賣解告幫，跟隨那仇賊的行蹤，伺隙行事，好在我們曾隨着周家班跑過幾年碼

頭的，對於江湖上的門檻，也不十分外行，這一來不教外人起疑，我倆有的是幾手拳脚，況且又是兩個女子，還怕那仇賊的一些隨從們，不來親近嗎？那時我倆就可乘着機會，假意和他們慇懃，順便偵探那仇賊的行動，伺隙行事，不是最機密而最有把握的事嗎？齊紈沉思了半晌，點點頭道：「這個法子，用也用得，不過我倆要對於他們一班人，若即若離，半真半假，使他們毫不生疑的，把那仇賊的行動說出來，我倆才好行事呢。」齊環也把頭點了一點，答道：「總之我倆不是獸人，到那時不妨隨機應變，古話說英雄難過美人關，女人家做事，總得比男子們討巧得多呢。」她兩姊妹決定主意，便站起身來，一同出了樹林，一直向徐海方面進發，暫且不題，且說傅臘塔他是滿洲貴族，原來奉旨到江南會同江甯織造曹棟廷採辦御用品的，他到了金陵，看見了南朝金粉，遠勝於北地胭脂，每日走馬章台，秦淮河一班嬌娃們的香巢，便是他的辦事行轅，所以一直在南方住了好多年，借着採辦未齊的名義，不願

離開這個金縷歌舞紙醉金迷之地，親王府的一班貝子貝勒爺兒們，都知道他是迷戀着南方的窰姐兒，舍不得分離，什麼採辦未齊的話，都是騙騙皇上的；因此他們便想了一個法子，就在皇上面前保奏，命他查看黃河水災，好叫他從溫柔快樂窩裏爬出來，去到那大水茫茫飢餓嗷嗷的災區，嘗一點苦味，尋一尋他的開心，他奉到了這道聖旨，好像猛的從頭上潑了一桶冷水下來，連連的打了幾個寒戰，但是皇上之命，那能由他不去的，只得將將軍府請將軍阿克山派了一營兵，沿途保護，他由金陵起程經過武進無錫，由淮河前往徐海一帶災區，却被齊氏姊妹打聽實在，知道他要到小清河一帶查看三圩，必經大汶河的，於是她們兩人便扮了走江湖的女子模樣，超先來到金嶺鎮，這日齊紈齊環在鎮頭上打着江湖上的客套話，試了幾手拳腳，耍了幾件武器，不料看衆們，都很熱心的幫她兩人的忙，丟了好多的錢文，她倆本是醉翁之意，看見衆人這種光景，深恐時間太久了，露出破綻，或

生出別種事，耽誤正事，便趕快收了場。來到王老四客寓裏住下，因此被王老四夜
晚用悶香把她倆迷倒，細住了，閑話休叙。且說秦霞倩聽到了于雲仙已與周鳳仙
訂婚，真氣得咬牙切齒的，呪詛道：鳳仙啣臭蹄子，我秦霞倩此番與你誓不兩立了。
次日，她便離開無錫，逕往徐海上塘村，來到她師父畢玉海家，送了許多銀兩，要他
邀些道兒裏有本領的，去把周家班的人一個個殺了，以洩心頭之恨。畢玉海自從
在天津闖了一個大亂子，不能立腳，便逃到南方無錫，投靠在秦公館做事的方斌
處，方斌就把他荐與秦霞倩當了三個月的教師。又遇着蕭四，兩下結了朋友。蕭四
看他武藝出衆，便約他到徐海一帶去混混。後來由蕭四幫忙，做了兩趟私鹽，弄了
些油水，便在上塘村住了下來。這日秦霞倩來到他家裏，將周飛如何欺負她，如何
說她師父是無名之輩，添了許多的醬油醋，造出許多空中樓閣，激得畢玉海臉上
青了放紫，以爲周家班的人，竟是這樣的冤枉。自己向與他井水不犯河水，毫無嫌

隙，怎麼就這樣的蔑視，莫非他自以爲是地頭蛇，欺我是客居班口嗎？他便對霞倩道：「這周家班的人，真是豈有此理，你就是武藝比不上他那個女兒，這也沒有什麼要緊的，因爲你只學習幾個月的功夫，縱然鬥她不過，也不算得失了面子。要知道天外有天，不能目中無人哪。我在天津一帶，鬧的大亂子，凡是北省道兒裏的人，沒有那個不驚服的。周飛呀，你不過是在江南一帶道兒裏，有點小小聲名，便笑我。畢玉海是無名之輩嗎？也好也好，我總要拿出點小小手段來對付你，也教你認得老爺子不是小覷的呢。霞倩，你趕快回去備一份厚禮，我來替你介紹一個江湖上獨一無二最有場面的大人物，好與他聯絡聯絡，代你報復這一次的羞辱哪。霞倩道：「師父單只叫我回去備一分厚禮，也沒有說明是喜禮還是喪禮，這個有場面的人，到底是何許人呢？請你說出來，待我好估量估量，辦一份相稱的禮物，也好替師父裝一裝面子哪。畢玉海道：「你要問那人麼？待我告訴你，他名叫馬起旺，住在蜀山湖，

乃是黃河中流一帶的水上英雄的首領，他有一個絕技，是螳螂派裏的獨到功夫，叫做螳螂功，將十個指頭鍊得和鋼鐵一樣，碰到敵手，只消將功夫使了起來，不論抓到敵人那一部份，沒有不應手落下的，便是使起功夫來抓鉄，亦是應手如泥，這種功夫，和武當、崑崙兩派的鷹爪力的功夫，是一樣鍊習的，不過在成功的時候，鍊法稍有不同吧，一個是用軟功夫收，一個是用硬功夫收，其實異曲同工，不相上下的，他手下並且有不少的好脚色，因為出月初四，便是他母親六十壽期，江湖道兒裏的，總有十之七八要到他那裏去拜壽，前天下塘村的蕭四來邀我，我答應他初一動身，初三趕到那裏，今天是二十六了，我想你回去備一份壽禮，由我同蕭四爺給你引見，將來也好仰仗他呢，秦霞倩聽了喜道，能交接到這種有本領的人，還怕什麼周家班幾個小毛猴子嗎，我即刻回去，把禮物辦好了，後天便來，她說着便立刻回到無錫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